

許欽文

箏風

劉以鬯主編
懷正文藝叢書之六

劉以鬯主編 懷正文藝叢書之六

風 箏

許 欽 文 著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發行人
劉 同 縝

發行所
懷正文化社
上海江蘇路九十九號A

經售處
全國各大書店

元

每冊實價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初版

序

在這些短篇上面所寫，可以說都是關於牢監的；不過同小桃源日記和無妻之累中的一部份兩樣，那是牢監生活的實錄，這裏只把牢監中的情形用作背景，差不多都是另有主題的。

III

當故鄉出版以後，許多人都說我熟悉青年心理，慣於描寫鄉土風味。或者以爲奇怪，怎麼改變得這樣厲害，風箏和故鄉是很不同的。其實不足爲怪，一經說穿，就可以了然。寫故鄉的時候我還年青，無論相親相仇，往來

接近的也大概是青年；剛於無可奈何中離開故鄉，無論所愛所憎，都有點念念不忘，所以寫下來的，總脫不了青年心理和鄉土風味的關係。如今「年事已長」，做了囚徒，剛從牢監出來，盪漾在腦海的印象，無非是難友們的臉像和鐵窗鐵門等情形，所以寫成了這個樣子。雖然「青年心理」換作「囚徒心理」，「鄉土風味」變為「牢監風味」了。但在「生活記錄」或者該說是「身邊瑣事的描寫」上，碰到什麼寫什麼，原是前後一樣的。

有人說，『中國人已經坐了許多年牢監，却還很少專寫牢監的作品。』並非想來勉強湊個「牢監作品」的數目，因為失業，只好賣文度日，是不得已的。可是我重視這些，也有話可說；一般關在軍人監獄裏的囚徒，更其是年青的政治犯，並非由於馬馬虎虎的墮落，多半是「追上梁山」的，至多只是一時的「思想錯誤」，爲着民族的前途，對於這種人實在不應該採用報復的手段，是值得大家注意的。許多牢監中的事情，都很可笑，可歎，可惜；

然而，囚徒固然無可奈何，看守是「沒有法子」，獄官無非照例辦事，問題在於制度。

在這些裏面，風箏和櫛嘯兩篇最先寫就，發表却是很晚的；當初因為少同社會接觸，我故意藏放了兩年；後來因為說刺激性太重，退回來；改作以後另投，又退回來；接連的好幾次「抽骨頭」，這才與世見面。記得風箏的原稿，曾有位太太看得流眼淚，因為她是有着孩子的。再三的抽了骨頭以後，不知道還能感動這種太太不？

懷正文藝叢書

鐵	好	惡	待	風	邊	燈	西洋文學近	水	人
花	事	之	旦			尾	貌	滄	性
(長篇小說)		華					(論文)	外	殺
	近	掇	錄	箏	外	集	傳	戮	戮
	(戲劇)	英	(散文)	(短篇小說集)	(長篇小說)	(戲劇)	(中篇小說)	(短篇小說集)	
熊	李	波	施	許	田	徐	趙	劉	王
佛	健	特	蟄	欽	濤	訐	景	盛	西
西	吾	英爾著	存	文			深	亞	彥
		戴望舒譯							

目次

序

風箏·····	一
櫛櫛·····	二四
「閩變」在獄中·····	三六
假囚徒·····	五二
第二次的出獄·····	五八
第三種政治犯·····	六八
該死的紅丸犯·····	八四

探監·····	九五
兩個朋友·····	一〇三
淫妻·····	一〇九
雙死刑·····	一二〇
抄檯子·····	一二五
悔過書·····	一三三
無聊的哭·····	一四〇
白衣觀音·····	一四九
鐵門風味·····	一五六
瞎鬧·····	一七八
趙大生·····	一八六
小工犯·····	一九四

風 箏

四周高高的築着很厚的牆壁，圍成一個圈子。從這圈子裏面仰望，可比是「坐井觀天」，只是所見的天空是方的。在這裏面的人總覺得在「方天下」，就是在見方的天空下面。

雖然時常聽到嗡嗡的飛機聲，可是很不容易見到飛機的形體。有時望見了一隻，也只有一刹那看得到；經過了方塊的天空，馬上爲高牆頭所阻隔了。

1

不但進行迅速的飛機這樣，即使是翅膀短小的麻雀，這裏也只看得見一點點的時間，雖然吱吱唧唧地叫聲倒是可以聽到許多時候的。

不消說，在這方天下，日間的太陽和晚上的月亮，都是只能遲遲的看到，早早的就隱去了的；在夏天不容易吹到風，所以比別處熱，冬天曬不到多少陽光，當然是很冷的了。

這裏，本是專關軍事犯的。圍牆築得特別高，也特別厚，非常堅固，門口還駐守着一連的兵，是備着機關槍和迫擊砲的。因為建築可靠，又監視得嚴密，就把認為危險性重大的強盜和綁票犯也都關在裏面，連未曾判決算作共產分子的政治犯也「寄押」到這裏來。

這是二月的中旬，傍晚，從高大的樹頂上的枝子不絕的一左一右的擺盪，可見空中有風陣陣的吹着。在這四周都是高牆的圈子裏，早已顯得暗沈沈，仍然寒氣迫人的樣子；不過見方的天空上面，一片片的浮着好些薄薄的雲朵，從由那裏映照出來的紅紅的光彩，依稀可以感到點暖意，顯得已是春天的景象了。

『哦！鴿子，一個鴿子放上來了！』

不知道是那個的聲音。並不注意研究是誰發的，一聽到這個，大家就都仰起頭臉來向着見方的天空探望。

是個不過一尺多長的風箏；但在行動受着拘束的囚徒們看去，接連掀動那拖在後面的兩條飄帶，這樣高高的盪漾在空中是夠逍遙的了。

忽然，樹頂上面的枝子猛力一擺動，在空中劃出來了個較大的圈子；同時這小小的紙糊物向着一邊撇去，不久竟移出了見方的天空，看不見了。

『哦！』

『啊啲！』

『沒有了，沒有了！』

聲音接連着起來；雖然各人所說的意義不同，卻一樣是嘆惜的口氣。

囚徒們中的幾個把頭臉俯下了，而且微合起眼睛來，似乎正在回憶自己

幼時放風箏的故事。另幾個卻仍然高仰着頭，出神的睜大着兩眼，好像那襯着雲片的蔚藍的空中，遺留着那小小風箏的影子。

『哦！又來了！』

『鶴子又來了！』

『看呀！又來了呢！』

聲音響得比前更激烈，有的簡直是狂叫，有的是歡呼。聲浪不絕的震動空氣，很是刺耳；因此引出來了好些責備聲！

『不要喊得這樣響，這樣鬧，看守聽到以後，不是又要來多話了麼？』

『真的，鬧得這樣厲害，看守跑來打官話，不是應該了麼。』

『聽起官話來多麼討厭，犯不着，我們實在應該自己小心點才好呀！』
剛才俯下了頭微合着眼的，重行睜開兩眼仰起頭臉來；於是大家又都望着天空。小小的風箏接連掀動那拖在後面的兩條飄帶，一左一右的擺盪，更

顯得逍遙自在了。

彷彿這小小的紙糊物原有着熱情的靈魂，放下來了許多縷的遊絲，每縷遊絲的一端，都繫住個囚徒的心，一道在空中盪漾起來了。

肅靜無聲，只是各人的兩顆眼珠，跟着風箏的擺盪，不絕的忽東忽西的輪動。有時風箏擺盪得厲害點，很遠的側到這一邊，又側到那一邊，仰着的頭臉就都轉動一下。一起跟着轉動，好像這些囚徒們的頭臉上面，於無形中原有一條線索串連着：也像是依照口令，正在舉行「頭向左右轉」的體操。

可是也有例外的，一個清瘦的長臉孔，在兩次的呼喚中，對於這風箏，都只略微抬頭望了眼。他是個政治犯，來到這裏還不久，不屑注意這種事情。他對於「難友」們爲着個風箏這樣大驚小怪，很是覺得無聊。但他諒解他們；他知道無非爲着這樣的東西，他們要這樣起勁觀察，原是已經幽禁得長久，各種感官都很飢餓了的緣故。雖然比較起來時間還算不得長，他被關

在這監獄裏，也有了六個多月。在當初的幾個星期，他對於吃不到大魚大肉，和看不見女人，認為都是不成問題的小事情，並不介意。有時難友中有從鐵門口接見得家屬回來，因為遠遠的望見了個女人；就孜孜不倦說個不了的，他很覺得討厭。不料經過四五個月以後，他自己到鐵門口去接見家屬，偶然望見了個女人，也就情不自禁的瞪眼看去；而且回來以後，不知不覺的也會得提將起來同人談論了。又對於豬肉或者鯊，着眼以後也會得暗自流口液；是很重視的了。他想自己一向重理知，是知識豐富，懷着各種理想的人，尙且難免這種情形；何況他們，原是知識大概欠缺，生活太單調了的。所以雖然感到無聊，對於難友們的爲着個小風箏出神，他並不表露鄙視的意思。

『他們孩兒真吃得空；怎麼這樣高興，天氣還很冷，就這樣放起鴿子來了！』

過了好久，才由這些話來打破靜寂。發言的是個盜案的已決犯，九年的有期徒刑，剛剛坐滿了一半的年月。他的臉孔發黃，是很矮的。臉孔黃，這自然是營養不足，缺乏太陽光線的緣故。因為姓王，許多人都叫他做王矮子。在這裏，王字同黃字的讀音是一樣的，所以也有些人誤會着，以為他綽號原是黃臉孔的黃矮子。其實營養不足和太陽光線的缺乏，在監獄裏面是常事；黃色的臉孔很多很多，是不足為奇的。

『怎麼他們孩兒會不怕冷的呢！』王矮子又說。隨即他指着個近在他一邊的人問，『老唐！你說，放上這鷓鴣子來的，還不是孩兒麼？』

被問的老唐是個中等身材的綁票犯；似乎他的骨骼，本來很有點大，現在瘦了，臉孔上面，只留上了許多皺紋，兩隻眼睛顯得又圓又凹，這就有了老人相。又因為他對於難友們很和氣，說話緩慢，許多人就都叫他作唐老太婆。有時只叫他作唐老太，省略一個婆字，他是同樣承認的。五年以前，他

就來到這監獄裏，一直不曾出去過。

『你怎麼知道是孩兒放上來的呢？』老唐回問王矮子，『這鷓鴣子，我想大概是由女人放上來的；在這近旁，不是住着兩個雌頭麼？』

『你說的是，』王矮子應和，『常常在隔壁嗤嗤笑着的那兩個麼？』

『是的呀，她們是一天到晚高興着的！』

『可是天氣終究還很冷，她們，怎麼不怕冷的呢？』

『你真是——穿着絲棉襖，罩上呢大衣，再套條狐皮圍巾還要怕冷麼？挨冷的是我們，穿得少，吃又吃不飽，自然更加難受了。她們這樣高興，放鷓鴣子；放鷓鴣子做甚麼呢？引誘男人罷了，不是麼？』

『哦！這兩個雌頭！』

『你們這樣連說女人，』第三個聲音說，『雌頭雌頭，不怕晚上要……』說這些話的是個軍事犯。他犯的是傷害罪；因他從後方醫院裏出來，隨

便坐白車，同人爭執，弄得相打，就被判了一年半的有期徒刑。點名的時候，照例叫番號，誰也不會提起過他的真姓名；他的臉孔上面有着許多個凹點，大家都叫他作麻子。雖然刑期快坐滿，時間過得不算多，他的身子本很結實，不會失去健康，他還有點活潑。

『我說，』老唐旋向麻子發言，『放上這鶴子來的，就是常在隔壁嗤嗤笑着的那兩個女人，你說對不對？』

『唔！』麻子應和，『這兩個雌頭，聽起聲音來，真是——好不令人難受呀！呵呵！爲了他們，我不知道已經……過幾天，再過三個多月，等我出去了，我總可有走出這道牢門的日子，我一定要去找她們，一定要去跟着她們，只是跟着走一陣也好！唐老太！老太婆！即使……也要……』

『我真想在她們的身子上面咬幾口呢！』

『我倒並不像你這樣想吃天鵝肉；』老唐緩聲應和，『我是很有點討厭